

# 南奥塞梯冲突及其对中东政局的影响

姚大学 闫伟

**内容提要** 南奥塞梯冲突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并且与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产生某种互动。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南奥冲突的冲击波势必影响到中东地区,可能产生一种外溢效应,引发中东地区的国家认同危机;或者导致奥巴马时代欧美中东政策的趋同,并且引发中东地缘政治势力板块松动,增加中东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关键词** 南奥塞梯冲突 中东政局

备受世人瞩目的南奥塞梯冲突(亦称“俄格冲突”)爆发已有两年,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已初见端倪。国内诸多专家学者对冲突所引发的欧俄、欧美等大国关系的变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论点和思考。但是,对于该冲突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以及对与该冲突地缘关系十分密切、敏感的中东地区产生的影响研究较少,或者说尚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仅从这一视角出发分析南奥冲突的历史渊源、发展演变及其对中东政局的影响。

## 一、南奥塞梯冲突的历史渊源

南奥塞梯(South Ossetia)是格鲁吉亚的一个自治共和国,位于高加索高原的南部,与俄罗斯的北奥塞梯之间被高加索山脉分隔,与格鲁吉亚其他地区则为库拉河(Kura River)分隔,面积3800平方公里,人口10余万,其中奥塞梯人占66.6%,格鲁吉亚人占28.8%,俄罗斯人占2.1%。<sup>①</sup>2008年8月,约有70%的南奥塞梯人拥有俄罗斯护照。

奥塞梯人的祖先可能是萨尔马特人(Sarmatians)的一支,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阿兰人(Alan,也称Alans,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奄蔡、阿兰聊、温那沙、阿速、阿思等名称),<sup>②</sup>语言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sup>③</sup>阿兰人在古代主要分布于南俄草原顿河以东,<sup>④</sup>公元前4世纪,萨尔马特人首次出现在南俄草原。从公元前3世纪起,黑海沿岸的俄罗斯草原一直由萨尔马特人占据着,他们之中有在捷列克草原(Terek grasslands)上放牧的阿兰人,其游牧范围远到库班(Kuban)。<sup>⑤</sup>

约在公元350—374年,匈奴人渡过伏尔加河下游,打败并征服了库班河和捷列克河畔的阿兰人。一部分阿兰人开始向西迁移加入了西日耳曼人的入侵活动,其中一些部落在卢瓦河(Loire)下游的高卢定居,另一些则进入西班牙与在西班牙加利西亚的苏维尔人或是高卢人融合[如今,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Catalonia),意即哥特—阿兰人,大约10世纪时阿兰人皈依东正教]。<sup>⑥</sup>那些没有

① 王正泉、姚渭玉:《剧变后的原苏联国家》,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402页。

② 冯承钧:《西域地名》(增订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5页。

③ 阮西湖等:《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93页。

④ 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

⑤⑥ [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06、108页。

迁徙的阿兰人与当地的匈奴人逐渐融合,成为说突厥语的新阿兰人。

13世纪初,阿兰人受到了蒙古人的威胁,遂联合钦察人(Kipchak)、列兹基人、切尔克斯人共同抵抗蒙古人的入侵。1234年,贵由、蒙哥、不里、合丹率蒙古大军攻打阿兰人,阿兰人被征服,受制于金帐汗国。此役后,一部分阿兰人随蒙古军队到了中国,为元朝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部分阿兰人则留在了北高加索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没有屈从于蒙古人的统治,与蒙古人展开了长期的对抗,以这些阿兰人为主体的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奥塞梯民族。<sup>①</sup>17世纪末—18世纪,奥塞梯地区以及格鲁吉亚被俄罗斯人逐渐征服,南俄草原及外高加索地区并入俄罗斯。

南奥塞梯冲突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哪个民族最先在这个地区生活。<sup>②</sup>从格鲁吉亚人和奥塞梯人冲突的历史发展角度看,两个民族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大部分的格鲁吉亚人和奥塞梯人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两族间的通婚也相当普遍。格鲁吉亚皇帝格奥立季三世曾娶奥伏塞(奥塞梯)皇帝胡扎的女儿布尔多汗为后,之后,他们的女儿即著名的格鲁吉亚公主塔玛拉(Tamar)又嫁给了奥伏塞王子,<sup>③</sup>据说斯大林既具有格鲁吉亚血统又有奥塞梯血统。<sup>④</sup>而且在12世纪初,格鲁吉亚曾邀数以千计的阿兰人翻越高加索山共同抗击塞尔柱突厥人。只是到了现代特别是苏东剧变以后双方的矛盾才开始激化。双方大规模的冲突始发于1920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在民族自决思想的影响下,原俄国奴役下的民族纷纷独立建国,南奥塞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获得独立,格鲁吉亚在孟什维克的领导下建立了民主共和国。由于南奥塞梯希望加入苏联,因而格鲁吉亚起兵镇压。在冲突中,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被奥塞梯军队占领,格鲁吉亚人被屠杀。但是,奥塞梯方面的资料显示战争中有5000名奥塞梯人被杀害,13万人因疾病与饥饿而死亡。<sup>⑤</sup>这可谓双方第一次大规模的冲突。1922年后,冲突双方相继并入苏联。

## 二、南奥塞梯冲突的现实发展

苏联成立后,南奥塞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该问题虽然是一个单纯的民族问题,但是它一直受到国际政治气候及其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大国也一直在此问题上明争暗斗,从而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这一时期的南奥塞梯冲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2—1989年),南奥塞梯局势基本稳定。南奥塞梯加入苏联后,在苏共的领导下经济有所发展,社会面貌有所改善,与格鲁吉亚的冲突也有所缓和,局势基本稳定。但是,由于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已经完全解决了民族问题,各民族已经形成了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国家的政策就是要促进各民族的统一,因而对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或掩盖、或视为国外资产阶级敌对势力的煽动和国内阶级斗争的表现,而一味采取强行镇压的措施,<sup>⑥</sup>致使南奥塞梯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① 在历史上,与阿兰人邻近的民族称其为“奥伏塞”、“奥塞”、“亚塞”。韩万舟:《高加索民族之奥塞梯人》,载《俄罗斯文艺》,2004年第4期。

② 关于高加索山脉北部的奥塞梯人何时南迁到现今南奥塞梯地区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是在匈奴打击阿兰人时,一部分阿兰人被迫迁往南奥塞梯地区,也有认为是蒙古西征时阿兰人南迁。格鲁吉亚人认为“奥塞梯人是在最近2、3个世纪迁入南奥塞梯地区的”;奥塞梯人认为“他们和格鲁吉亚人共同生活已经将近2000年,格鲁吉亚历史上著名的女王塔玛拉女王曾嫁给一个奥塞梯人,并且和格鲁吉亚人一起抵抗过其他外来民族的入侵”。本文更赞同是多次的奥塞梯民族迁移,特别是在俄国19世纪初吞并格鲁吉亚和北奥塞梯以及1922年这两个地区加入苏联后,有利于人口的流动,才形成了现在民族分布的局面。详见韩万舟:《高加索民族之奥塞梯人》,载《俄罗斯文艺》2004年第4期,第9—75页;阮西湖等:《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22—131页。

③ 韩万舟:《高加索民族之奥塞梯人》,载《俄罗斯文艺》,2004年第4期,第9—75页。

④ “The Georgian—South Ossetian Conflict”, Chapter 4, <http://www.caucasus.dk/chapter4.htm>.

⑤ 百度百科词条,载 <http://baike.baidu.com/view/422560.htm>.

⑥ 郑羽、李建民:《独联体十年:现状·问题·前景1991—2001》(下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682页。

加之苏联以政府主导的方式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迁移以及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将南、北奥塞梯分为两个自治共和国,进一步增加了南奥塞梯问题的复杂性。与此同时,由于地理位置和政策的因素,南奥塞梯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落后于格鲁吉亚,也增加了民族之间的积怨,增强了其离心倾向,从而为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发展和民族冲突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第二阶段(1989—1992年),南奥塞梯问题再次被引爆。苏东剧变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泛起。1990年,格鲁吉亚发表独立宣言,而与此同时,南奥塞梯人试图在格鲁吉亚境内谋取联邦主体地位,以期获得更大的民族自治权。1990年9月20日,南奥塞梯自治州苏维埃宣布退出格鲁吉亚,成立隶属于苏联的南奥塞梯苏维埃民主共和国。格鲁吉亚政府认为南奥塞梯苏维埃的决定是非法的,双方的冲突一触即发。12月,格鲁吉亚政府宣布撤销南奥塞梯自治州,随后又派军队进驻南奥塞梯,造成400多名南奥塞梯人被打死,双方矛盾再度激化。1991年上半年,南奥塞梯不断发生流血冲突,11月,南奥塞梯苏维埃再次通过与俄罗斯联邦合并的决定,继续与格鲁吉亚政府对抗。1992年1月20日,南奥塞梯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绝大多数居民支持南奥塞梯独立。许多来自北奥塞梯的“志愿者”和南奥塞梯人组成武装团体,进入南奥塞梯自治州首府茨欣瓦利,与格鲁吉亚人发生多次冲突。5月20日,格鲁吉亚战斗队员向南奥塞梯难民开枪,造成35人死亡,使双方的冲突急剧升级,几天激战造成700多人死亡、1500多人受伤。5月底双方达成停火协议,7月局势开始缓和。

南奥塞梯冲突的持续升级,不仅使地区局势动荡,而且影响到周边国家的稳定。于是,在俄罗斯的斡旋下,经过多次谈判,俄罗斯、南奥塞梯、北奥塞梯与格鲁吉亚政府在1992年6月底达成停火协议,即《达戈梅斯协定》。协议规定在冲突地带设置15公里的隔离带,俄罗斯维和部队进驻该地区。同年8月底,在俄罗斯维和部队控制下,局势得以缓和,封锁逐渐解除,难民陆续返回家园。<sup>①</sup>

第三阶段(1992—2003年),南奥塞梯局势再获稳定。1992年3月,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回到格鲁吉亚,就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当选为议会主席,1995年当选格鲁吉亚首任民选总统。谢氏奉行“东西方平行”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发展同邻国的友好关系<sup>②</sup>他既重视格俄关系,也注重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使国内局势基本稳定。1996年5月16日,俄罗斯、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北奥塞梯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各方签署了“关于格奥冲突各方确保安全和增进相互信任措施”的备忘录,规定各方不再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向对方施加压力,<sup>③</sup>使南奥塞梯局势再获稳定。但是,包括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在内的民族冲突以及国内政治混乱的根源并没有消除,而且,为数众多的南奥塞梯人开始具有俄罗斯国籍、拥有俄罗斯护照,这无疑为南奥塞梯的问题再度激化埋下了隐患。<sup>④</sup>

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南奥塞梯问题再度激化。2003年11月,格鲁吉亚进行议会选举,反对派以选举舞弊为由向谢瓦尔德纳泽施压,致使谢氏被迫辞职。在2004年进行的总统选举中,萨卡什维利以93%以上的得票率当选格鲁吉亚新一任总统。<sup>⑤</sup>萨氏奉行亲西方的政策,将加入北约和欧盟作为基本的外交目标。为此,他特别重视与美国的关系,而对俄罗斯比较冷淡。2006年以来,格、俄两国先后爆发了“天然气风波”、“撤军风波”、“葡萄酒风波”和“间谍风波”等。2008年1月9日,萨卡什维利以52.21%的得票率,再次当选格鲁吉亚总统。随之,格鲁吉亚加快了加入北约的步伐。但加入北约必须消弭国内冲突,保证领土完整,<sup>⑥</sup>因此,南奥塞梯问题成为格鲁吉亚入约的障碍。就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的当晚,格鲁吉亚出兵袭击南奥塞梯,并宣称包围了首府

①③ 郑羽、李建民:《独联体十年:现状·问题·前景 1991—2001》(下卷),第694—695页。

② 高瑞:《格鲁吉亚新总统——爱·阿·谢瓦尔德纳泽》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1期,第81—82页。

④ Jin Nichol “Russia-Georgia Conflict in South Ossetia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for U. S. Interest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2008

⑤ 胡梅兴:《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载《国际资料信息》,2008年第3期。

⑥ 尼古拉斯·费奥伦查著、付征南译:《走向北约之路格鲁吉亚武装力量动态透视》,载《国际展望》,2006年第23期。

茨欣瓦利。俄罗斯随后与格鲁吉亚军队在边境展开激烈的交火,并进入南奥塞梯。8日,俄罗斯轰炸格鲁吉亚,格鲁吉亚宣布进入战争状态。10日,南奥塞梯大部分地区已被俄罗斯军队占领。<sup>①</sup>8月26日,俄罗斯宣布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9月2日格鲁吉亚宣布与俄罗斯正式断交。

2009年以来,随着美俄关系逐渐回暖,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关系虽几经反复,但还是逐渐稳定下来,南奥塞梯问题再次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作为当代国际政治中敏感的民族问题,南奥塞梯问题的起落不仅取决于格南(南奥塞梯)、格俄、美俄之间的关系互动,更取决于当代国际格局的转变。苏东巨变前南奥塞梯冲突是相对单纯的民族问题,巨变后该问题逐步国际化,特别是在萨卡什维利上任以来,推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将加入北约视为国家安全保证和首要的外交目标,使得南奥塞梯问题再次凸显。同时,随着俄罗斯国力的逐步恢复,在对待北约东扩问题以及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上立场逐渐强硬,导致双方矛盾激化。从这个意义上说,2008年南奥塞梯冲突的爆发与其说是奥塞梯族与格鲁吉亚族的争执,倒不如说是俄美在较力。

### 三、南奥塞梯冲突对中东政局的影响

南奥塞梯冲突的起伏跌宕与风云变幻的国际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地缘政治因素对其影响不可低估。南奥塞梯横亘于黑海和里海之间,扼守里海石油输出要道,同时,又是三大政治势力板块(欧美、俄罗斯、中东)和两大文明区域(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的交界处。因此,南奥塞梯冲突很有可能反作用于地缘政治,对中东政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首先,南奥塞梯冲突可能产生一种外溢效应,引发中东地区的国家认同危机。

根据跨界民族理论,同一民族的成员具有不同的国籍,就形成了他们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的不一致:一方面,跨界民族做为一个民族整体具有共同的民族意识和认同感;另一方面,又因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命运与所在国联系在一起而具有不同的国家观念和归属感。一般来说,当所在国的民族政策正确、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跨界民族境遇不断改善时,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与国家归属感是基本统一的。但是,当所在国政府不能以平等、公正态度对待跨界民族,或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不一致、民族观念与国家观念发生冲突时,跨界民族的民族观念往往超过国家观念。如果一个跨界民族内部的向心力增强,其对所在国的离心力就会增大,这两种力量严重失衡的结果,就是跨界民族与所在国的冲突和分离。<sup>②</sup>因此,跨界民族内部的向心力和跨界民族所在国家的凝聚力的相互关系决定着跨界民族问题的发生与否及其剧烈程度。

中东地区是当今世界民族成分最为复杂、民族矛盾最为尖锐、民族问题最为繁多的地区之一。中东地区的四大主要民族阿拉伯族、突厥族、波斯族和库尔德族,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分布格局和复杂多变的民族关系。这四大民族中,人口近3000万的库尔德人在历史上始终被异族征服和统治,从未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大部分人口分布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库尔德人多数生活困苦,且受所在国家当局的打压,虽不断发动起义但均遭失败。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库尔德人成为伊拉克三大政治力量(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之一,库尔德人一直所期望的建国梦真切起来;但2010年伊拉克大选结束数月后,仍未能组建起新政府,这与伊拉克境内的民族与宗教分歧密切相关。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在阿拉伯地区,国家通常是一种脆弱的制度,与其他社会组织,如家庭、宗教团体或统治集团相比,它显得更软弱无力。在那里,私人

<sup>①</sup> 此处为引文中日期,由于中国与西方存在时差,故此处日期比我国新闻报道之日期早一天。Jim Nichol "Russia-Georgia Conflict in South Ossetia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2008 p. 9

<sup>②</sup> 刘稚:《跨界民族的类型、属性及其发展趋势》,载《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利益完全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sup>①</sup> 20世纪70年代末,在伊朗爆发的“伊斯兰革命”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进入新千年以后,特别是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朗进一步大肆输出其“革命思想”,加之在伊拉克的什叶派掌权、巴勒斯坦哈马斯获得了议会选举胜利、黎以战争中黎巴嫩真主党的胜利,导致了西起黎巴嫩、中跨伊拉克、东至伊朗的“什叶派新月地带”的形成,<sup>②</sup> 严重威胁着逊尼派政权。因此,中东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相互交织,跨界民族内部的向心力和跨界民族所在国家的凝聚力逐渐失衡,宗教认同也显著加强。再加之西方国家对“民族自决权”的双重标准,国家的合法性受到挑战,致使国家认同危机已经成为高悬于中东国家之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潘多拉的魔盒似乎已由南奥塞梯的“独立”而被打开,中东国家面临考验。

其次,南奥塞梯冲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奥巴马时代美欧的中东政策趋同。

2008年引发南奥塞梯冲突的诱因之一便是格鲁吉亚坚持加入北约,如今北约已宣布启动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组织程序,<sup>③</sup> 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看似已不可避免。由于格鲁吉亚敏感的地缘政治因素,格鲁吉亚的入约将会对美欧双方的中东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美国早在“9·11”事件后就推出了新的中东战略,即倡导基于军事实力与道义目标的外交政策。但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却深陷困局,无法脱身。2007年,美国对其中东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以至于有学者称2007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年”,但是调整的内容和力度很有限。奥巴马上任以来,在中东政策上也表现出了比较明朗的态度,称中东的和平与稳定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将中东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美国加大打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内塔利班的力度,从伊拉克撤军,对伊朗则采取对话与制裁并举的措施,并同欧盟一道推动巴以和平进程<sup>④</sup> 以改善同穆斯林的关系。

对欧盟来说,其中东政策往往是以解决阿以冲突使其对欧盟的影响最小化为基础来制定的,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是其政策的主要目的,诸如维护地中海周边安全与稳定,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缔结合作协定,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直接参与中东和平进程,以多边主义为基础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在伊朗问题上采取建设性对话的政策等。<sup>⑤</sup> 2008年欧盟轮值主席国主席法国总统萨科奇筹建了包括地中海沿岸国家在内的地中海联盟(Mediterranean Union)便是明证,该组织主要目的在于处理反恐、移民、能源、贸易、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等系列问题。<sup>⑥</sup> 欧盟还以北约为平台,向阿富汗派驻了数万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支持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同时,奥巴马政府力求修复与欧洲盟友的裂痕,<sup>⑦</sup> 并在寻求与欧盟合作共同应对伊朗核问题。<sup>⑧</sup>

从民族理论的角度审视,欧美国家的穆斯林特别是阿拉伯裔穆斯林对其国家政策的制定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欧美的穆斯林问题由来已久,二战后,西方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加之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大批穆斯林移民加入到西欧、北美社会,致使欧美国家的民族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据统计,1951年英国只有21万名穆斯林,而二十年后这一数据就飙升至369万,特别突出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30—31页。

② 姚匡乙:《新形势下中东热点问题与大国中东政策》,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2期。

③ 《格鲁吉亚官员称加入北约是格对外政策重点》,载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1/26/content\\_12873723.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1/26/content_12873723.htm), 2010-01-26

④ Michael D. Shear and Glenn Kessler, “Obama Voices Hope for Middle East Peace in Talk with Al-Arabiya TV”,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7, 2009, p. A03; Michael D. Shear and Karen De Young, “On First Full Day, Obama Will Dive into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0, 2009, p. A12

⑤ 尹斌:《后冷战时代欧盟的中东政策与实践研究》,2007年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57—82页。

⑥ Tsilla Hershko, “Franc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Middle East in the Sarkozy Era”, <http://www.biu.ac.il/SOC/bsa/perspectives39.html>, 2008-2-27

⑦ Caren Bohan, “Big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Await Obama”,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11/05/AR2008110501708.html>, 2008-11-5

⑧ “Mr Obama’s Middle East”, *Washington Post*, June 7, 2008, p. A14

的是被称为“伊斯兰化程度最高”的法国。由于法国奉行严格的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立国原则,不调查宗教信仰,穆斯林人数不详。但最保守的估计为 350 万,最高估计为 600 万,即占人口总数的 1/10。伊斯兰教已成为仅次于天主教的第二大宗教。经过 30 多年的移民,欧洲穆斯林人数已经增长了 3 倍,合法的穆斯林移民仍以每年 100 万人的速度进入欧洲,非法穆斯林移民每年大概也有 50 万人左右,预计到 2020 年时将占欧洲总人口的 10%。<sup>①</sup> 在美国,有近 700 万穆斯林。从出生来看,约有 22.4% 的美国穆斯林出生于美国,约有 77.6% 的美国穆斯林出生于自己的母国。<sup>②</sup> 这些穆斯林移民在融入移民国家的过程中虽然不可避免的将出现某种同化效应,但从现实情况看,他们对所在国的认同感相当有限。他们包括甚至是好几代穆斯林后裔,大多认同自己先人的穆斯林故国,而不认同自己所归化的欧洲国家。<sup>③</sup> “9·11”事件以后,欧美国家部分民众与穆斯林对抗加剧,与此同时,欧美各国政府也感受到了穆斯林的巨大压力,制定政策时更多要考虑到穆斯林的感受,以此赢得穆斯林选民的支持,维护社会的稳定。

由此可见,在“奥巴马时代”美国与欧盟无论是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上还是战略上,都有许多的交集。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南奥塞梯冲突的爆发,以及格鲁吉亚加入北约步伐的加快,构成了北约与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主要矛盾。加之,金融危机对美国 and 欧盟的严重冲击,以及美国深陷阿富汗战争的泥潭,美欧双方不得不正视俄罗斯维护战略底线的决心。因此,美欧面对新兴力量的挑战,都必将多加关注对方的利益诉求,美欧的中东政策将出现更多的互动,也将出现更多的利益契合点。奥巴马上台两年来,美欧的中东政策确实出现诸多的共同点。

再次,南奥塞梯冲突可能引发中东地缘政治势力板块松动,增加中东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苏联解体后,在其领土上形成了新一轮构建民族国家的浪潮。鉴于原苏联各民族分布纵横交错,各国的国界并不是按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成分划分的,造成了苏联地区成为当今民族冲突频发和民族分离主义泛滥的地区之一。一方面民族冲突的爆发离不开地缘政治的急剧变化;另一方面民族冲突也作用于地缘政治,使大国关系更加扑朔迷离。

俄罗斯在中东的势力逐渐收缩,为美国全面主导中东格局提供了契机。美国通过大力发展与以色列和土耳其的传统友谊,加强同海湾合作委员会组织在经济、安全、能源上的合作,利用伊朗、伊拉克与阿富汗互相制衡的关系,取得了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为确立其全球霸权提供了重要支柱。“9·11”事件以后,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与先发制人战略,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支持以色列发动黎以战争等,这些单边行动打击了该地区对美国霸权的挑战者,但却破坏了中东地区各派的力量对比,破坏了地区政治势力的平衡。

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以后,俄罗斯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在面对北约东扩以及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上,表现出强烈不满。作为多极化的推动国之一,<sup>④</sup> 俄罗斯奉行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是对现有国际秩序强有力的挑战者。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深陷其中,也给俄罗斯介入中东事务、重拾大国信心以绝好的时机。从这个意义上说,2008 年发生的南奥塞梯冲突反映了俄罗斯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俄美双方争夺的一面,但是从整体上讲这并不能改变俄美关系的基本点。2009 年以来,美国放弃在东欧建立反导基地的计划,2010 年,俄罗斯在联合国制裁伊朗

① 尹斌:《欧洲的穆斯林问题》,载《国际问题研究》2006 年第 1 期。

② David Masci “An Uncertain Road: Muslims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The Pew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December 2004 pp 4-

14

③ 尹斌:《欧洲的穆斯林问题》,载《国际问题研究》2006 年第 1 期。

④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称“单级世界是不可接受的……世界已进入‘后美国时代’”。详见 Jim Hoagland “A Baltic Response to the Bear”,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4, 2008, p B07

的问题上持赞成的态度,美俄关系逐渐好转。正是在俄美关系的不断摇摆中,国际体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俄罗斯逐渐在西方政治势力的边缘,特别是在古巴、委内瑞拉、利比亚、伊朗等一些反美国家中扩充自己的影响力。<sup>①</sup>近年来,俄罗斯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逐渐升温,例如2008年10月,俄罗斯与古巴签署备忘录加强双方在经济、军事以及情报工作上的合作;4月,普京在卸任前访问利比亚,成为访问利比亚的第一位俄罗斯总统,两国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10月31日,卡扎菲回访了俄罗斯,双方就能源、军事以及民用核技术方面展开磋商,并且对在利比亚班加西港设立俄罗斯海军基地一事进行了谈判。除此之外,俄罗斯还帮助伊朗建设布什尔核电站,向伊朗出售包括Tor-M1型导弹的武器,并准备出售S-300型防空导弹。<sup>②</sup>此外,俄罗斯也积极介入阿富汗问题,2010年8月18日,俄罗斯作为东道主主持召开了俄罗斯、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多国会谈,共同商讨阿富汗局势、打击恐怖主义与贩卖毒品等问题。俄罗斯正在修复靠近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塔尔图斯,使其成为一个可以停靠重型战舰、甚至是航母的海军基地。可见,南奥塞梯冲突后的俄罗斯将改变前些年在中东事务中作为调停者的角色,并将进一步加强与中东的政治、军事联系。<sup>③</sup>

因此,南奥塞梯冲突的爆发是俄罗斯和西方关系的分水岭。一方面,南奥塞梯冲突显示了俄罗斯的战略底线和维护其国家利益的决心。另一方面,“双拳难敌四手”,东欧的亲西方政策以及欧美在此问题上对俄罗斯的打压,使得俄罗斯现今在东欧成就有限。但由于美国在中东势力的收缩,对中东控制能力的减弱,也给俄罗斯插手中东事务以机会。俄罗斯对中东事务参与能力的提高将会增加中东政局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

总而言之,南奥塞梯冲突就其本质而言是南奥塞梯的归属问题,但是,由于其敏感的地缘政治因素夹杂其中,使这一民族冲突复杂化。南奥塞梯冲突是近年来一系列民族冲突中的一环,这些民族冲突环环相扣,都会产生一种外溢效应,前为后鉴。中东作为当今民族宗教问题最为复杂繁多的地区之一,也不可避免的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近年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地位业已动摇,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复兴,南奥冲突使北约与俄罗斯的矛盾表面化。从南奥冲突的影响来看,俄罗斯并未从根本上改善其地缘政治环境。鉴于东欧的亲西方政策以及欧美联合打压俄罗斯,俄罗斯现今在东欧终究成就有限,中东将成为俄罗斯的“战略生长点”之首选。俄罗斯对中东事务参与力度的加大将可能使中东的政局再次回到“多级”主导的状态,势必增加中东政局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Abstract** The historically - rooted conflict in South Ossetia to some extent interacts with geopolitics and power relations. Specifically speaking, the conflict will either lead to an identity 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 if a possible spill-over effect springs out or induce a convergence policy on Middle East by the U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which results in the loosening of the Middle East geopolitical plate and intensifying of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in the region.

(姚大学,教授; 闫伟,研究生,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通辽, 028043)

[责任编辑: 罗 葳]

① Jin Hoagland, "A Baltic Response to the Bear",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4, 2008, p. B07.

② Mansur Minovalev, "Iran Hails Military Ties with Russia", 美联社, 2009. 2. 20.

③ Theodore Karask, "The Russo-Georgian War and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for Gulf littoral", <http://www.inerga.com/article.html>